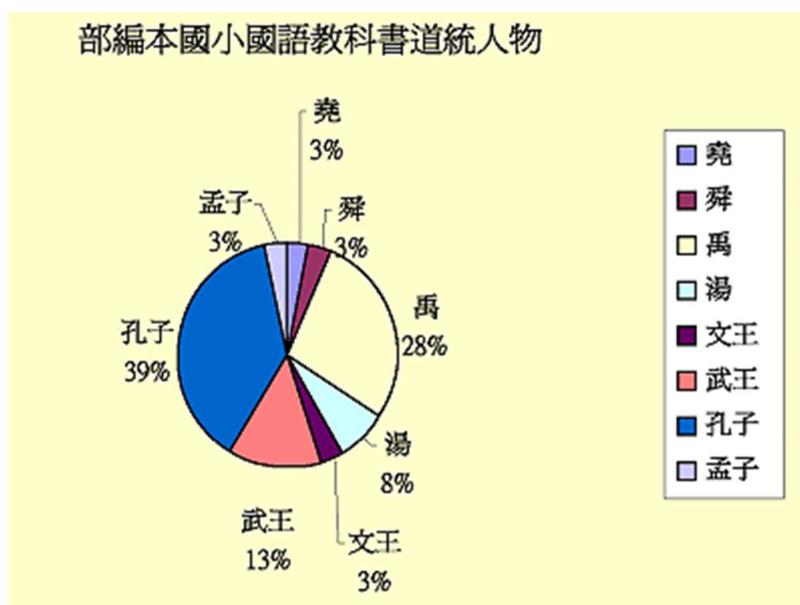


【文／教科書發展中心助理研究員 蘇琇敏】

儒家思想在二千五百多年來，一次又一次地經歷政治、文化的大變動大衝擊，在不絕如縷中以其開放性與包容性，重建新秩序，也重建新儒學，而其對於人的關懷、對於社會國家的關懷、對於自然的關懷，始終訴諸道德理性，期望由個人的圓滿人格，外顯於家庭、社會、國家，乃至於天下。

自 1952 課程，迄至 1993 課程，儒家道統人物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孔子、孟子出現於部編本國語教科書中，共計 120 課。其中，以孔子所跨的課程為最多（1952、1962、1975、1993），出現課數亦為最多（46）。其出現課數的百分比詳如下圖。



孔子作為儒家思想之創立人，二千五百多年來被尊為至聖先師，其地位的尊崇自不待言，在部編本國語教科書中，他也是最重要的一位儒家道統人物。而儒家道統人物持續出現於部編本國語教科書中，反映了二個面向：一是中華文化儒家思想在教科書中的主流地位，以「仁」為核心，強調「仁政德治」，是教育當局作為教化人民，型塑學童道德素養及國家文化認同的主要思想；一是堅持傳承儒家道統的代表性，堅持弘揚中華文化的話語權，從而宣示政統的正當性。分析部編本國語教科書，可以看出當時儒家思想在臺灣曾經有較為完整妥善的保存，以人為中心，以「仁」為核心思想，既要嚴格修身，又要以道德規範和倫理原則正確地處理人與人的關係、人與自然的關係、人與天的關係，進而謀求國家與國家的和平，乃至世界大同，是儒家一貫的關懷與理想。透過教育政策的落實，形成臺灣社會溫柔敦厚的底蘊。

歷史上，儒家思想對於東亞曾經有良性的影響。歷史學家許倬雲（2009）在《我者與他者——中國歷史上的內外分際》書中結合社會科學角度，從世界文化的視野闡釋由史前時代至當代，「我一他」關係於中國歷史上的發展歷程、互動和轉折，他指出：「從東亞的『中華和平』（Pax Sinica，即 Chinese Peace 的意思，是指中華帝國治下的和平。尤指東亞地區）中，中華秩序的存在，似乎減少了不少列國之間的戰爭。」

美國學者狄百瑞 (William Theodore de Bary) 強調「從東亞作為一個整體的觀點來看，新儒家乃是塑造一種新的共同文化的首要力量」。在狄百瑞看來，新儒學主要通過教育途徑影響到東亞各文明，「它以自我為中心，並以那種以中庸為中心的自我為中心」，「由於被《四書》所灌輸的這種人生取向，也由於《四書》被確定為整個東亞的基本教材，於是大家便有一種對以人為中心的共同展望 (outlook) —— 或者更好是說共同內省 (inlook)」。 (梁宗華，2006)

因此，儒家道統人物在部編本國小國語教科書的呈現，背後蘊含了深刻的意義與現實的功能。同時，儒家思想作為東方文化的主要代表之一，它與西方文化的互補性，也正在越來越為世界有識之士所矚目。而共同內省是儒家思想具有現代價值的重要因素，在成為內心導向的積極意義上，它是專心致志於自己的努力的，在不斷地反觀自照中，澄明自性而完成對超越價值的認識，因而達到內心與外在的和諧安定。宋代大儒張載的四句名言：「為天地立心，為生民立命，為往聖繼絕學，為萬世開太平。」今日看來，也還是意義深遠，放諸四海而皆準的。故而重視儒家思想的共同內省，使之成為和平教育的世界性共同話語，是和平教育必須正視的重要議題。

參考資料：

許倬雲 (2009)。我者與他者——中國歷史上的內外分際。台北：時報文化。

梁宗華 (2006)。全球化與儒學的未來發展。《儒學與東亞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。

<http://www.qlwh.com/jidi/xinshu.asp?id=438>